

星期天早上的 远足

A SUNDAY MORNING
WALK

苗炜——著

④ 译林出版社



星期天早上的 远足

A SUNDAY MORNING
WALK

苗炜
—
著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星期天早上的远足 / 苗炜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9.4

ISBN 978-7-5447-7676-9

I. ①星… II. ①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12602 号

Cover illustration © Hiroyuki Izutsu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8-355 号

星期天早上的远足 苗 炜/著

责任编辑 王 维
装帧设计 韦 枫
校 对 孙玉兰
责任印制 董 虎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
邮 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www.yilin.com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
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 刷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8.25
插 页 4
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7676-9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, 质量热线: 025-83658316

一个人想成为另一个人，
一个人不满足于只做他自己，
一个人不想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，
 他想去另一个地方，
到了另一个地方又想去另一个地方……

——《星期天早上的远足》

“假设有一个外星的智慧生命来到地球，
从高处打量地球人的生活，你说，他会发现什么？
地球上的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共同特点？”

——《黑夜飞行》

星期天早上的远足

A Sunday Morning Walk

目 录

日光机场 1

流 水 23

警察与外星人 55

你知道的太多了 79

黑夜飞行 105

幸福大酒店 181

星期天早上的远足 205

日光机场

要走的那天晚上，我坐在街角的小酒馆里要了一杯又一杯，好像要把旅行延长一些，不愿意回旅馆白白地睡觉。酒吧里的洋人说着我听不懂的话，但一个个面目安详，窗外的风吹进来，我浑身发痒，酒喝多了我就觉得痒痒，然后我又要了两杯咖啡。当天夜里，一半是酒劲儿要沉沉睡去，一半是咖啡，脑子极清醒，就这么拧巴着躺到六点，然后我就起床，收拾行李，退房，叫了一辆出租车，在城里转了一圈，然后奔机场。

以我的经验，到了机场就基本上算回到祖国了，办手续的是国航的工作人员，过安检过海关，走向登机口，身边全是咱自己人，拎着从免税店刚添置的酒、香水，操着天南地北的汉语交流购物心得，离登机口越近就越嘈杂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对这个国家的观感，说回去之后要吃水煮鱼、火锅赶紧把口味调过来。我办完登机手续，在机场的书店里转悠，书店里大多是法语书，我拿起一本畅销书翻了翻，然后又抄起一本小说看，我完全看不懂书里说的是啥，连标题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我努力回想早年间学过的几个法语单词，翻动手里的书，想看明白其中

一个句子。最终我还是溜达到英语书的书架前。等我在书店里逛腻了，晃晃悠悠地往登机口走。我越走越觉得不对劲，没有咱同伴的乡音啊，到登机口发现闸门已关闭，眼瞅着波音 747 滑向跑道展翅欲飞了。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表，瞬间明白过来，这天凌晨欧洲人开始夏令时，啥都提前了一个钟头。我昨晚喝多之前提醒自己这个事，可喝高之后忘干净了。以我稳健的作风，要不是在书店里耽搁那么长时间肯定能赶上飞机，现在我只好隔着玻璃看着我们的班机起飞。

有一个姑娘也戳在那里看那架飞机，身边是一个小手提箱，飞机在视野中消失之后，她转过身来问我：“没赶上飞机？”

“是呀，你也没赶上。”

这姑娘体态丰满，一点儿也没有和我同病相怜的意思：“能在这里再待几天不更好？反正我也没想好是不是要回去。”

“别扯了，改签去吧。”

这姑娘自我介绍说叫“张艳儿”，带着儿化音，慢条斯理，干什么都慢半拍似的，我问她是打算改签，还是索性坐汉莎航空当天下午的班机回去，她却一直磨叽：“你说我是回北京呢，还是再在欧洲转半个月？”我上下打量她，心想，要是和她再去意大利玩玩倒也不错，可我签证已经到期，没赶上飞机更有点儿归心似箭。我问她：“你到底打算去哪儿？”

“我想去阿尔法星，可这里又没有去阿尔法星的航班，我又不想回家。”

看她那茫然的眼神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接茬儿。这个张艳姑娘，是有什么毛病还是真能侃？不过我也能聊下去：“阿尔法星在哪儿？离火星远吗？”

“这个解释起来有点麻烦。阿尔法星可以说离地球远得不能再远，它在你所熟悉的这个宇宙之外。”她叹了口气，很认真地看着我说，“但也可以说，就你身边，当然不能用距离来衡量。阿尔法星在一个平行的宇宙里。你们看不到这个星球，是因为我们的存在形式不在人类的五官可以感觉的范围内。如果一个真正的阿尔法人来到你身边，你感受到的不会比一阵风刮过去更多。”

我觉得她很认真地编瞎话的样子十分可爱：“你还真像一阵风，春风。”

“我说的是真的。”她的脸上有一丝烦躁，好像我是个不能理解平行宇宙的笨蛋。

“那你怎么回去？也要买机票？法航还是国航？”我问。

“这个你更没法理解，我们有自己的办法。”

她在候机厅的椅子上坐下，看着窗外的天空，离我近在咫尺，但神思早就不在这儿了。我看着她的侧脸，心想还是离她远点儿吧。我说：“你有办法回阿尔法星，我也有办法回北京。”我起身去卖飞机票的柜台，傍晚还有一个航班，我改签到这班飞机，办好手续，看看表还有好几个小时，这样我可以把所有免税店都看一遍。我在商场里逛着，漫无目的地买了几瓶香水。可那个萍水相逢的张艳总是在眼前挥之不去。也许是

我刚才对她的态度太生硬了？我说不清楚。我快步回到那个候机厅，老远就看见她还坐在刚才的地方。

“我改好票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她抬头看我一眼，指了指身边的座位：“你坐下。”

我顺从地坐下，她张开左手，手心中有一颗金属球，其大小如我们玩过的弹球，她说：“这个能帮我回阿尔法星。”

我仔细打量那金属球：“这是施华洛世奇的吧？做得真精致！”

张艳笑了，把金属球放到我手上：“你就这么没有想象力？”

“难道它有什么神奇的功能？”

“我不知道什么叫神奇，自打我出生，这个球就跟着我，但是我后来才发现，它能帮助我做好多事，比如我想回阿尔法星，攥着它，心里默想，我的魂儿就飘回去了，就能看见那里的建筑和人。是和这里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。”

“这完全是冥想啊，我不用攥这个球，闭着眼睛一想，我就回北京了，看见了天安门，看见了毛主席。”

这时候，我们对面一对老夫妇忽然争执起来，欧洲人讲究文明，这样的争执有些刺耳，张艳说：“我可以听懂他们在吵什么。”

“你学过法语？”

“不用学，所有的语言都不过是一种编码，你如果从更高的角度来审视，语言不是问题。”

“那我听懂吗？攥着这个球就能听懂他们都在说什么？”

“你试一试，这取决于你自己的愿望，如果你的愿望足够强烈，它的效力就更大。”

“你可不知道我学外语的愿望多强烈！”我看着手里的金属球，它一开始有点儿凉，现在却发热，我收拢手掌，把它攥住，闭上眼睛，那个金属球好像从我手中消失了一般，我有些惊恐地想睁开眼，但就在那瞬间，机场里所有的人声涌入我的耳朵，像一片潮水将我淹没，从最远的声音开始，我先听见转机柜台里两个地勤人员在讨论昨天晚上的电视节目，然后听见一个小孩拖着自己的行李跟着父母，询问：“我们住的地方会不会好一点儿？”那些毫无意义的窃窃私语让我脑子里乱糟糟的，而对面这对老夫妻在争论旅行的细节。

“怎么样？”张艳在我耳边说。

我睁开眼睛，松开手，呆呆地说：“我听懂了。”

“你只是能听懂，但是你还不能说。”她伸出手，让我把金属球还回去。

我用手指夹着它，端详了会儿，放到她手里，然后再侧耳倾听，还是能听懂，有人在说法语，有人在说德语，还有人在说波兰语，但这些语言已经不是什么障碍，我想起自己学了二十多年英语还没学好，不由得要流下眼泪。

我说：“我还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。”

“也没什么好听的。我可要回城里再转转了，不过，我得提醒你啊，这语言能力很快就消失。第一，你能听懂他们说的话，但你不会说，你

还是只能说两句英语。第二，你只是摸了一下这个球，它赐予你的能力可以维持几个小时，然后慢慢就没了。”

张艳把那个金属球放到衣服兜里，站起身来，拿起她的小手提箱：“我走了。”

我好像面临一个选择，跟她走，弄清楚这个小金属球和阿尔法星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或者留在机场，等着下一班飞机，但那个时候我没什么可选的，我置身于一片词语的大海之中，波浪一阵阵袭来，我无力起身，只跟她挥手告别，看着她消失在川流的人群中。

我在那张椅子上又坐了半个多小时才缓过神来，周围人的闲聊已让我提不起兴致，甚至觉得有点儿无聊，难道我掌握了这么个能力，又如此迅速地厌倦？我脑子里一边接收着各类语言的信息，一边琢磨阿尔法星到底怎么回事，各种念头纷至沓来，极度兴奋，好像会晕倒一样。我决定去找个地方抽支烟平静一下。

这个机场原来有很大的吸烟室，但欧洲人跟自己作对，全面禁烟。吸烟室取消了。34号登机口旁边有许多商店，最里面的是一个卖箱包的小店，服务员向我介绍了几款兰姿的新帆布包，我能听懂她的话，傻乎乎地冲她乐。这个店后面有个隐蔽的洗手间，每个抽烟的人都有一种本能，那就是发现一个适合抽烟的好地方，不论是街角还是风景区，只要我发现一个位置，适合坐下来抽支烟歇会儿，就能在那个位置上发现别人留下的烟头。这个洗手间也不例外，入口处有好几个烟头，我靠着洗手池点上一支烟，抽了两口，就又有有一个吸烟者走了进来，他岁数不小，点

上烟，冲我笑了：“要飞好久啊！”

我说：“是啊。你到哪里呢？”

老头儿说：“我要去金边。”

“那可是你们的老殖民地，哈。”

他弹了弹烟灰：“你能听懂我说的？”

我说：“完全没问题，我能听懂，但我只能和你说英语。”

老头儿耸耸肩：“你们东方人总是很奇怪。你去过柬埔寨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去过吴哥窟。”

“吴哥，恩，吴哥，你喜欢那里吗？”

“喜欢，我总希望有机会再去。”

“我也喜欢，那里有个空中宫殿，要爬上去。据说，当年的国王每天晚上都会爬上去，那上面有个九头蛇精，每天都变身成一个美女，和国王做爱，我很好奇，她每天晚上的样子都不一样吗？国王每天都和一个不同的美女在一起？那也不错。我在吴哥的时候，那里的神庙还没有被破坏得太厉害，但现在不一样，你隔几年去看一次，就会发现，这次比上次破了很多，有太多的人去那里，我真怕吴哥窟慢慢地就被完全毁掉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去那里很多次了？”

“很多次？我记不太清楚了。我上一次去是三年前。”

这个老头儿叫让，是一位退休的工程师，在法国南部修理农用机械，他年轻的时候和妻子住在柬埔寨，七十年代回国，此后有二十多年

没有去过东方。1997年他带着老婆孩子回柬埔寨旅游，此后每年休假都在东方游历，去过埃及、越南、缅甸、老挝、菲律宾、泰国等地。两年前，他的老婆去世，他因身体原因不再工作。

“你知道佛教和印度教有什么区别吗？”让问我。我支吾着不知道怎么回答，老头儿则进入了自言自语的状态：“我更喜欢印度教，我相信生死轮回。我的老婆现在应该就在柬埔寨，我不能确定她在哪个地方，但我打算回到暹粒去看看。四十年前我们在暹粒郊外的一个村子住过大半年，自己盖了一个高脚屋，屋子外面就是荷塘。你知道柬埔寨的莲花和你们的荷花根本就不是一个品种，颜色更发紫一点，每年春天，很多蓝色的蝴蝶就会飞过我们的荷塘，那个景色实在太美了。本来我和我老婆都以为我们会在那里待下去，没想到后来那里打仗，杀人。马拉！你知道马拉吗？我们的革命家，他说过，为了人类的幸福，有时候需要一天杀五万人，有时候需要一天杀二十万人。这是我们的历史，我们这个国家杀起人来也很厉害，没想到那里也杀人。”

“现在那里很好，很安静。”

“当然，现在很好。我们在这里也很好，但我老婆死了，我总能梦见她，一个月以前，她对我说，她还是想回金边，或者回暹粒去，这样她就真的离开我，我想她转世了，也许变成了一个小姑娘，一个婴儿，也许变成了一头牛，一条狗。我不知道。我希望是一头牛，如果是一头牛，我就住在那里，和她在一起。这样等我死了，我可能会很快就变成另一头牛。”让的声音有些含糊不清，但我还是能听明白他的意思。